

故园新事(三章)

■ 蔡旭

诗意在远处

一个人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
退回到老家,退成了自称的诗歌爱好者、国画爱好者、书法爱好者。
喜欢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近处的树林、堤岸、凉亭和木栈道。
看着风梳过起舞的椰林,鸟唱着不知名的歌,鸭子与鱼在池塘嬉戏。
看着小时生他养他,现在被称为美丽乡村的他的家乡。
家中挂满了他的作品,还吸引着画家们来写生,书法家们来雅集,诗人们来采风。
相约到来,为这一派诗情画意而沉醉。

这一天,我沿着海堤与栈道,绕着小村走了一圈。
主人说,说不定你能走出一首诗来。我未能找到诗,只找到了诗的作者。
从村民的赞叹中知道,眼前这篇旧貌变新颜的实景诗作,是这位退下来的人带着村民干出来的。

一个人的戏班

一阵密锣紧鼓声,把我召回60年前的故乡。
一座村庄坐在广场上,张望一张方桌上撑起的一个戏班。
台前,一群杖头木偶在悲欢离合。幕后,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在唱做念打。
我和小伙伴围着方桌戏台乱转,怎么也不穿他那魔术般的表演。
又生又旦又净又丑,又吹又拉又弹又唱,又拳脚又加刀戈相向,怎么可能就只出自一人?
那时还不知这叫单人木偶,只知叫做“鬼仔戏”。

60年后的密锣紧鼓,是故乡把我

召了回来。
一样的广场,变美了村庄。
一样的人群,隔代了的观众。
一样的一张方桌的舞台,一样的一个人的戏班。
一样的唱腔与锣鼓,一样的老当益壮的艺术人。
一样的我,围着戏台乱转,却让我大吃一惊。
表演者,竟是我儿时的玩伴,已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不约而同地,我们交换了彼此的眼光与皱纹。
不禁庆幸,在我的玩伴的手中,这门濒临失传的技艺,又得到了翻身。

古井的青春

许多水井都不在了。
自从一开水龙头就引来了一条河,水井就被人逐渐淡忘。
一些井被岁月填平了,一些井被时间丢弃了。
好在这一口井还在。一千年了,它一直在。
即使井水不再吃用了,这口井并没有被埋没。

这一天,我来到这条古村,被又一次引到这口古井。
上一次,看的是水井的千年沧桑;这一次,看的是井台的修整一新。
探头张望,我似乎看到了古井的前世今生。
井下,有源远流长的水;井边,是源远流长的人。
我不禁为古井的新生连声点赞。
村里的老人语重心长,不再是为了饮一口水,是为了永远不忘谁在掘井。
背井离乡的游子高兴地说,身上背的那口老井,又有了青春的水在涌流。

将记忆永远留在夏天

■ 黄海樱

七月伊始,台风“暹芭”携狂风暴雨过境。楼顶花园两丛郁郁葱葱的姜花在丰沛的雨水滋养下,竟悄悄抽出了花苞。想着再过些日子,就可以观赏到清香优雅的姜花,这等待花开的时光,让人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欢喜。
姜花的花语是“将记忆永远留在夏天”。

每当看到盛开的姜花,我的记忆总会被带回二十多年前的那些夏天,那些在广州求学,与姜花相遇相伴的夏天。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就读的广东药学院(现广东药科大学)还位于广州海珠区的宝岗老校区。
记得那个开学的九月,华南地区依然暑气盘桓。在接新生的班会上,一位描画着精致妆容的年轻女子——我们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赵老师,兴奋地说:“你们药学情报93班,十四位女生,十四位男生,简直太巧了!你们学跳交谊舞都不用借舞伴了。”

我们二十八位来自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的同学,从此结伴,开启了一段求学之旅。

记得学校周围遍布广州老街坊的民居,从学校前门或后门走出去,就可以逛到大小不一的菜市场,满是人间烟火气。在一些菜摊上,除了熟悉的青菜瓜果,我还见到一株株披着剑状叶子、从绿色苞片吐出白色小花蕾的植物。穿过七拐八绕的老街小巷,透过一些民居趟过门的栅栏,也能看到客厅的餐桌上,都插着一整瓶这种植物,正开着如白蝴蝶般飞舞的美丽花儿。

我在家乡还没见过这种植物,好奇探究一番,才知道这是姜花——广州老街坊最喜欢的鲜花之一。

姜花又名野姜花、姜萱花、蝴蝶姜,是姜科姜花属的草本植物。夏天始花,一直开到深秋。花季到来之时,披着狭长剑状叶片的植株顶端,抽出一个椭圆形的穗状花序,成熟的花序裹着覆瓦状排列的绿色苞片,花儿的蓓蕾就藏在苞片里。当白色管状的小花蕾从苞片中伸出,就会开出一朵朵如翩翩蝴蝶般的天然。姜花清香宜人,也被称为天然的空气清新剂。



飞舞的姜花

黄海樱 摄

端午过后,粤西迎来了瓜果飘香的夏天。我陪外地朋友现场参加广东信宜市李乡的品果节开幕式。那集市果品展位上,摆满了本地农户种植的三华李,每个农户的脸上都洋溢丰收的喜悦。其中一个穿短灰白衬衣、体形健壮、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一脸惊喜地与我打招呼说:“刘所长,二十年未见面,还认得我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忙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尴尬地自我介绍:“我叫钱少波,当年多得您的教育和帮助。”“少波,是你呀!不说名字真的认不出来,现在是钱老板了!”“来来来,试下味道!”他招呼我俩在展位后面的凳子坐下,双手递上已切好红里透紫的梨果肉片。我边品尝着酸酸甜甜的味道,边从那遥远的记忆中寻找到了他以前的身影。

那年,我被局党委从局机关安排到戒毒所任所长,我第一次值班,就收治了派出所送来的戒毒人员钱少波。当时钱少波才20岁,一点年轻人的朝气都没有,而是长头发、面黄枯瘦、两眼无神。办案民警介绍说:钱少波吸毒成瘾后,无心外出打工,不但吸光了自己打工积蓄一万多元,还偷窃其母亲准备做手术的钱,用于购买毒品,被父亲发现后向110举报。经谈话了解,他是在外出打工期间,交友不慎,在卡拉OK娱乐场所里被“粉友”诱惑吸食海洛因后,不久染上毒瘾的。尽管从警十多年,每次看到吸毒人员,都会觉得这些人既可怜又可惜。



我对台风的印象可以追溯到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那个年纪我认为是不应该会有记忆的,可偏偏就是能清晰地记到现在。那是个夜晚,我和奶奶,泥砖瓦屋里亮着盏煤油灯,灯火昏黄;雨急风大,屋顶瓦面被雨点敲打得时而啾啾有节奏,时而咣咣乱响;怒吼的狂风把门撞开,奶奶吃力地闔上两扇木门,再狠狠地上好门闩。也是因为太小,记忆零碎储存,那场台风就只剩下这几个画面。

上学后,增长了知识,我晓得了台风是从很远的海洋上吹过来的。那会儿,小学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并增设了春游活动。正是参加春游我来到南海,人生中头一次见着了大海,心潮澎湃,也闻到了大海的味道,是腥腥的。有意思的是,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并不急着结伴去玩耍,而是第一时间在傻傻地想着台风的事情。我在想,台风既然是从海上吹出去的,可为什么没有大海的味道呢?难道风走得太大,落下了?

台风年年有,大的小的年年都在吹。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呀吹,吹走了奶奶也吹白了我的双鬓,也吹来了今年的第三个台风“暹芭”。当天气预报说台风“暹芭”即将来袭时,我就默默地将阳台上的物件通通收回了屋里,不要到时被大风刮跑伤人。又想着接下来雨水绵绵的天气不利运动,忍不住又去跑了一个充值式的五公里。再到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回。所谓未雨绸缪。

来年夏天,如黄蝴蝶般飞舞的姜花,如约而至,盛开在楼顶花园里。
前些日子,药情93的同学们,在班群里讨论筹划相识三十周年的聚会。早已年过不惑的我们,除了感慨时光的流逝,对相聚的那一天满是期待。

说好了,明年姜花盛开的时候,带上珍藏三十年的记忆,我们再相聚。

送你两箱三华李

■ 刘世锋

半年后的一天,对外服务窗口民警向我报告,钱少波的父亲来所登记,申请见钱少波,而他拒绝不见父亲。我感到不解,因为戒毒成功离不开家人的关爱和支持,在所的戒毒人员都是盼望着家属前来探视的。我接待了钱少波的父亲,他父亲是某小学退休教师,年过六十,满头白发、眼睛布满血丝,满脸自责,说养了不肖儿子,给家庭和社会添麻烦了;接着双眼含着泪水地恳求我,一定要帮忙教好他儿子,我点点头答应。我又找钱少波问明原因,他说是父亲害了他,就是不愿见。我当场大声批评了他,说他不理解父亲的一片好心,他不作声。我没放弃,因为没有人生来就冷血的,所以我改变了教育的策略,他感冒时我寒问暖,到厨房做“病号餐”端到他床前;闲时多与他聊天,还分享我与子女之间如何处理矛盾冲突的办法。接着趁机向他讲解什么是父子亲情、父母与儿女是血肉相连和血脉情深的,父母为儿女成长而操劳一辈子,要接受和包容父母的不完美,必须对父母怀有感恩之心等。经教育开导,钱少波的态度有所改变,主动写信向父亲认错。

一年后,钱少波父亲因癌症晚期入住医院ICU病房,想见钱少波一面,我得悉情况后,经请示局领导同意,带领民警开车护送他到医院与父亲在ICU病房见上最后一面……经过戒毒所工作人员的治疗、教育、改造,钱少波获得了新生,各项诊断评估考核指标良好,被提前三个月解除强戒出所。

读茶

■ 庄家银

一	自己真实的模样	还是溢满感恩	是一艘诺亚方舟
每一片离开枝头的茶叶	三	初心永在	在尘世的汪洋中摆渡
都是一位隐士	舍弃缠绵	生命就是不变的忠诚	一片小小的茶叶
归去	抛掉幻想		一方春山
已无风雨已无晴	准备战斗	五	把心安放
而以后更寂寥的日子	每一片茶叶	我读懂你前世的密码	七
将圆满你坚定的修行	虽然来自不同的枝头	让你找回自我	壶口人世
二	但终究都要面临一场风暴	我是你的贵人	一番冲激
痛	四	你潜人我的内心	一番挣扎
只有彻骨的痛	你的脉络	让我忘记自我	一番沉浮
才能刺激你	还在流动着水声	你又是我的情人	一番醒悟
日渐麻木的穴位	你的容颜	六	壶嘴出世
把生命唤醒	还是青春气质	一壶天地里	一股水气升腾
睁开沉睡的眼睛	你的眼神	有远离尘嚣的桃源	一颗灵魂已冲破禁锢
你终于看到		一片舒展的绿叶	逍遥世外

台风

■ 何春林

台风未至,教育部门就已经发出了停课停课的通知。儿子的班主任华老师在微信家长群上及时发布,更新相关消息和要求。清点在校学生人数,询问离校学生是否安全到家、布置作业……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在紧张地忙碌着。

正读高一的儿子是内宿生,平时学习紧张,唯有周六的下午能回家一趟。在家吃着比饭堂更具烟火味的菜肴,玩着手机里的游戏,听着周杰伦的音乐……这短短的一个下午是他的轻松时刻,美好时光。可惜今次刚好遇上了“暹芭”,学校决定台风期间“临时出入卡”暂停使用,内宿生不能外出。所以,上午儿子打来电话要求回家我没有允许,并告诫他要遵守学校的规定。

雨,其实早已从天而降了。没料到的是,中午雨势变小的时候儿子回家了,他是打电话让我妻子下班后去接回的。尽管愕然,也对他逆来顺受有所不满,我依然堆起满脸笑容张罗着饭菜,表示欢迎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和颜悦色谈起台风期间的种种危险因素,诸如路边的大树会倒塌、广告牌的突然脱落,强降雨导致城市内涝等等,所以最好就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到处走动。儿子好像认真地听,还诺诺地回了几个“嗯”。下午,雨势渐大。傍晚,该返校的时候风雨更大,只得向华老师请了假。晚饭后,让他回房自习。巡逻几次,均发现他一直捧着手

荔枝飘红的季节

■ 李亮

等几十个品种,而在众多的荔枝品种中,我最喜欢桂味,其次是妃子笑、黑叶。

桂味荔枝因其天生带有淡淡的桂花香味而得名,又因它淡粉的外壳、果核细小、肉质脆爽、甜度适中等特质而深受大家的偏好,所以每年荔枝上市后,苦苦等待的就是这梦寐以求的桂味荔枝,可以这么说:桂味荔枝就是荔枝界的“劳斯莱斯”。其珍贵及品质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都喜欢它的真正原因。

而“妃子笑”荔枝因其自带“妃子”的光环,赋予它的故事自然也便多了起来。晚唐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妃子笑这个品种的就是这样得名的。道尽了多少艰辛苦楚,说明了荔枝从遥远的岭南历经千辛万苦送到长安的事实,据说当年运送荔枝是通过朝廷吩咐沿途各省皆有骏马,就像现在的接力赛一样,每匹马跑一段路,以确保荔枝能快速送达长安。

今年荔枝成熟的季节我又闻荔香而回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嗅着空气中溢满的荔香,再忆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和“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满足,其间既有精彩

钱少波出所两个月后,我上门回访时,得知想种植三华李的钱少波正在为筹备三华李树苗款发愁。我了解情况后,又为他担保从信用社贷款一万元,用来买三华李树苗和化肥,他当年就在坡地上种下三李华苗500株。后来,因为岗位变动,我离开了戒毒所,年长日久就与钱少波失去了联系……

接下来,钱少波感慨地讲述那时我对他的关心、教育、帮助,教诲他如何做人,如何远离毒品,从此对他人生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使他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做到自爱、自立、自强,学会感恩,直至今天成为三华李种植大户,年收入三十万元。

看到钱少波取得的成功,我的内心不由为他感到高兴,也为他戒毒所民警辅警曾经对他的付出感到自豪。曾记得一位社会学家说过的一句话,挽救一个戒毒人员,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从钱少波的身上已得到了印证。

为表达谢意,钱少波还诚恳邀请我和朋友去他家吃午饭,因主办单位统一安排,我俩谢绝了他的好意。下午活动结束后我俩离开时,他坚持给我俩每人送上两箱三华李,我把李果拿回单位与同事们分享,都说味道好极了。我忽然觉得,这李果好像钱少波的人生果实,品味起来,开始是酸酸的,后来是甜甜的……

愿钱少波有勤劳、守法、幸福、快乐的下半生!

机在玩,有点想发火,不过想起家长会上华老师说过的话便又强忍着。当时华老师说家长教育孩子要以鼓励为主,特别是孩子平时学习压力大,也比较辛苦,孩子周六在家的时候尽量由他自己分配时间,玩玩手机就不要责骂了。

“暹芭”终于到来。它强大到令整个天地都被笼罩在无穷无尽的狂风暴雨里!听,各家各户的门不时在噼啪作响,以及其他物件发出的乒乒乓乓,此起彼伏,无不证明着它正在肆无忌惮地恶搞着这个人间。“暹芭”究竟“疯”了多久我并不知道,因为躺在床上看书时睡着了,灯都来不及关。

次日清晨。儿子被我叫了三番五次才起床,不消说又是手机玩过头了。对此,我不满地说:“明天起就连续要考三场重要的试,你现在都还顾着玩手机怎能考得好?”这时,儿子没注意到我的情绪已经不好了,仍满不在乎地回答:“又不是高考,不用紧张。”他的这种学习态度,让早已酝酿多时的风暴瞬间爆发了,我不禁对着他咆哮了起来……

送他回校时,雨仍在下着。车里望出去,路上到处都是台风过后的狼藉,甚至有树被连根拔起撑倒在绿化带上。想着刚才和儿子之间生起的那股小“台风”,觉得如果能把他思想之树的不健康枝桠砍掉的话,倒也不失为了一件好事,我宁愿现在欠缺他几分和藹,也不愿看到他有卑微的将来!

的华丽诗篇,也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还有人生宦海的沉浮的种种经历,在让我们感叹生活的不易的同时,更多的是让我们感到现如今生活的富足,而那“一骑红尘”的无奈早已被早发夕至的现代交通所替代。千百年来华夏民族追求的太平盛世得以实现,目睹这盛世华章我们是幸运的!

在我心中,荔枝不仅仅是岭南佳果的代表,更是一种文化源泉,粤曲名家红线女一曲高亢的《荔枝颂》就唱出了荔枝的不朽传奇,“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团儿,人口甘美,齿颊留香世上稀……”歌词道出了荔枝靓丽甘甜和美味,而“……果中之王,人皆合意……”的韵味,也早已传入寻常百姓家,让古老的荔枝文化虽历经千年,仍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在感叹时代的快速变化外,亦有虽历久而倍觉弥新之感!

在饱尝荔枝的日子里,思想自是活跃的,对广东版的“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喜悦怡然也有同样体验,或许很多人对这“三百颗”只理解为写诗的虚词,其实按重量计算也就10斤左右,以苏东坡对美味的追求态度,一天吃10斤荔枝是绰绰有余的。

不信? 诸君不妨也来它三百颗!